

# 汪国真亲妹妹向本报深情讲述—— “我的哥哥汪国真”

口述/汪玉华 整理/门冬

## 兄妹同年考上大学， 哥哥成为校园诗人

1956年6月22日，哥哥汪国真在北京出生；一年半后，我也出生了。我们的父亲是教育部的干部，我和哥哥是在教育部大院长大的。那个家属院是清朝时的郑王府，古朴美丽，门口有两只大石狮子，院内有清朝的大殿，假山，古色古香，还有一些苏式建筑。

童年的记忆中，哥哥总是那么文静，这和我们居住的院子很配。哥哥爱好广泛，喜欢学一切新的东西。他会下围棋，会吹笛子，会拉手风琴，还会用钩针钩一些小物件。

我12岁那年，哥哥做了一件“害”我的事。有一天早晨，我醒来，穿好衣服准备洗脸吃饭，可一照镜子，却发现脸和眼睛都肿了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叫哥哥过来看，哥哥看了，也吓坏了，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哥哥为了让我的脸快速消肿，就对我说：“你可能是身体里缺盐。”说完，哥哥冲了一碗盐水，看着我喝下去。我的脸并没有因为喝了盐水而消肿，反而肿得越来越厉害了。等妈妈下班回家见我的脸肿得不像样子，马上带我去医院检查。原来，我得了急性肾炎，哥哥那碗“救”我的盐水，反而加重了我的病情。

我和哥哥渐渐长大了。哥哥初中毕业后到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了工人，我高中毕业后去了北京延庆县永宁公社和平街大队插队，做了知青。

1977年，国家恢复高考，我请了3个月假在家里复习。哥哥一边上班一边抽空复习。哥哥没上过高中，数学基础不够好，我就一边自己复习，一边帮哥哥补习数学。但由于哥哥数学差得太多了，虽然我用尽了全力帮他补习数学，却收效甚微。

高考结束，我回到延庆等待结果。有一天我接到哥哥的信，他幽默地告诉我，他数学打了100分去掉一个零。原来，哥哥数学只打了10分。由于其他科分数高，哥哥考上了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古汉语专业，我则考上了北京建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。

大一时，《中国青年报》一名记者去暨南大学采访，在哥哥班里的黑板报上发现了哥哥写的一首诗，抄下来拿回去发表了，后来，报社给哥哥寄来了两块钱稿费。这让哥哥高兴了一阵子，也让哥哥成了校园里的大名。

## 成名前常被退稿， 成名后曾受诟病

1982年，我和哥哥大学毕业了。哥哥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，我则到了北京市政总公司所属的一所中专当老师。工作之余，哥哥就埋头写诗。

哥哥写的诗多数都很短，但每首诗都蕴含着哲理。哥哥写诗非常认真，他希望他的诗能活在人们的心里，多少年后人们读起来依然有共鸣。因此，他的每一首诗都是真情的流露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只写真实的内心。他每写出一首诗，我和父亲都是第一读者。我很爱读哥哥



汪玉华和哥哥汪国真。

“春天是个流泪的季节，你别忘了打伞。”2015年4月26日凌晨2时10分，曾是一代人偶像的诗人汪国真因肝癌去世。汪国真生命的最后一个春天，妹妹汪玉华一直陪伴在他身旁。近日，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汪玉华，独家接受了笔者的专访。汪玉华的讲述，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生活中真实率真、多才多艺的汪国真……

的诗，总能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，哥哥有时也会根据我的感受，对诗进行修改。

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，哥哥的文学之路走得不是很顺，被退稿是常事。有一天，哥哥写了一篇十多页稿纸的散文，让我上班时替他送到离我单位不远的一家杂志社。那天，我将哥哥的稿子交到一个编辑手里。那个编辑飞快地翻完了稿子，当即退还给我，说稿子不能用。我很沮丧，也心疼哥哥，体会到了哥哥的文学之路走的有多艰难。

从1989年开始，哥哥的诗逐渐热起来了，先是几家杂志给哥哥开专栏，后来，很多学生开始手抄哥哥的诗。

1990年5月21日，哥哥的第一本诗集《年轻的潮》出版，很快就被抢购一空。当年7月4日，这本诗集被《新闻出版报》列为1990年十大畅销书之一，文艺类图书独此一本。当年10月，北京高校出现了汪国真诗歌演讲热。那一段时间，无论走到哪所高校，都能看见学子们在朗诵哥哥的诗。

那之后，哥哥的诗集不断出版，他成了名人。哥哥的诗阳光，充满向上的情怀，深受青年读者喜爱。有一段时间，哥哥心情不太好，因为文化界一些人批评他的诗不深刻，是虚幻的。

我对哥哥说：“我们写诗是为了抒发情怀，不是为了迎合谁的口味，也不是为了批评社会，不要介意别人怎么说，你的诗只写给懂你的人看就好。”这一番话，让哥哥平静了许多，他继续着自己的风格。

## 书法绘画作曲主持， 多才多艺全面出击

哥哥成名后，找他题字题词的人多了起来。由于没练过书法，哥哥的字不太好看，这让一向追求完美的他很遗憾。1993年起，哥哥开始练习书法。2001年前后，哥哥又开始学习绘画。书法和绘画得到社会认可后，他又开始学习作曲。他是心中有歌的人，所以他创作的很多曲子很入境，非常感人。歌手白雪在录制哥哥为苏轼《但愿人长久》谱的曲子时，唱着唱着就哭了。

2009年，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听了哥哥的两首音乐作品后，竟然听哭了。他觉得应该让更多人听到哥哥的作品。2009年12月12日，他出资在北京音乐厅为哥哥的作品举办了音乐会。那天，我在台下听着哥哥的作品，内心十分感慨。

2015年1月，哥哥又尝试着做主持人，他主持了广东电视台的《中国大画家》栏目。哥哥一生接受过无数电视台的采访，

也经常去各地做讲座，像他的诗一样，哥哥的语言简洁明快，人长得儒雅俊朗，因此，第一次涉猎主持就很成功。那次主持后，他曾想转型进电视界做主持人。

可是，哥哥那时身体已经出现不适状况了，他总感到浑身乏力，出虚汗，肝区也总是隐隐地痛。1999年，哥哥曾得过一次黄疸型肝炎，那次病情来势凶猛，只一两天，哥哥全身和眼睛就全黄了。哥哥住院期间，他的朋友有一个聚会，哥哥让我陪他去聚会上看望朋友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哥哥让我陪他去看他朋友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一定挺得过去，他是去和朋友做最后告别的。好在那次有惊无险，一个月后，哥哥康复出院了。

## 爆发重病与世长辞， 弥留之际依然从容

哥哥是一个对死很坦然的人，今年1月去广州主持节目时，他显然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了。他很坚强，不愿意轻易向病痛低头，但他分明感到了身体的不好，因此，当新华出版社的编辑让他为新诗精选集《青春在路上》写简历时，哥哥写了一份特别长的简历，足有两三页纸。哥哥一直想给自己写个自传，提纲都列好了，因为忙，没有时间下笔。也许哥哥已经意识到了生命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不长了，所以破天荒地写了一个长长的简历，想弥补一些没有写自传的遗憾吧。

2月12日，哥哥去上海出差，突然爆发了黄疸，眼睛及全身都黄了，直接进了医院急诊。2月14日哥哥转回北京，2月16日住进了北大医院。

刚开始，我以为哥哥只是患了黄疸型肝炎，过段时间就好了，可2月17日，加强CT结果出来了，确诊哥哥为肝硬化转肝癌晚期。

犹如晴天霹雳，我当时就傻了。那些天里，我整日以泪洗面，哥哥一向不注意身体，我后悔没有督促他，或押着他去医院检查。医生没能留住哥哥生命。2015年4月26日凌晨2时10分，哥哥永远地闭上了眼睛，享年59岁。

作为诗人、画家、作曲家，正准备涉猎主持界大展宏图的哥哥在59岁的黄金年华时去世了。哥哥，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！

哥哥病重期间，虽然已经知道自己得的是绝症，但他没有一丝慌乱和哀伤，他面容平静，头发始终一丝不苟，仿佛根本没病，依然阳光、从容。

2015年4月30日上午8时，哥哥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山东礼堂举行。礼堂门口聚满了参加悼念活动的人，除了哥哥的亲人、生前好友，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喜爱他的读者。

哥哥生前好友吴欢（新风霞之子）给哥哥的挽联上这样写道：“有人说汪国真不算好诗人，但好诗人不如汪国真”，他称哥哥是“中国诗史绕不开的人物”。

哥哥的悼词以他的诗句“没有比脚更长的路，没有比人更高的山”作结。

当天中午12时多，哥哥的骨灰安葬在北京思亲园陵园……

（本文严禁转载、上网、摘编。）